

卷八

金石錄全傳卷之一

第一回

小神童聯姻富室

窮醫士受害官舟

詩曰

莫怨天公賦畀偏窮通才拙似浮烟空思他日開中運
定今朝締好緣有聚終須風雨散無情何必夢魂牽莊周
蝶還非蝶總與乾坤化握權

這一首是說人婚姻富貴貧窮落難都由天定非人力可為無奈

世人終分明明理見人一時落難即要退婚絕交使從前一團和

好兩相離誰想他惡運一去忽然富貴自己反要去靠著他所以

十年富貴輪流轉以見人心必不可因眼前光而不計

於婦人慎重賢德貞靜不在容貌美醜如容顏俊美不

落子泥塗甚至為娼為妓遺臭萬年若容貌醜陋而能

書名 金石錄全傳二十四回 咸豐三年刊本
撰者 清 闕名 撰
卷 卷八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1
編號 D86624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藏書號: 雙紅堂·小說·8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金石錄全傳二十四回 咸豐三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第一回



被逐而住院君道真正天下第一个賤人了夫人如此待他他反自
已說破難怪賢壻要殺他那時夫人不該勸這樣賤人忘廉喪耻殺
了倒乾淨如今到別處去又不知怎樣害人哩正說間只聽得外邊
掌號開船在路迅速不久已到西安雲程已着諸將莽遠遠迎接自
已也擺了半朝套駕出來相迎正是一子受皇恩合家食天祿未知
到任後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七卷終

金石錄全傳卷之八

第二十二回 宮殿上四美成婚

孤城中兩忠遇難

詩曰 姻緣難逆料造化常顛倒才貌自矜誇一敗如秋草曾
說姝無才容顏欠姣好豈敢嫁公卿只堪棄其縵誰知賦桃
矢居然一大老雖非美而文統兵守豐鎬海寇猝難平朝廷
命征討一戰又成功合門加旌表孰謂相無憑于今身自皂
女子別貞淫配偶天然巧

話說金云程接准父母妻子并岳父母員外院君小姐等到得衙署
眾人一看只見堂高教丈屋宇深沉房重有間盡是雕梁畫棟圍亭
一座無非臺閣亭池左右數間公館鐵石二將分居門前一帶班房
書寫輪班各守替堂的都是文臣武將袍甲鮮明守門的盡皆劊子

軍牢刀鎗森列內堂中一派笙簫鼓樂華筵上早陳海味珍羞接風
家宴已畢外邊賀禮紛紛云程一概不受足足又忙半月一日理事
稍暇雲程到父母處問安了一會來到夫人房中閑坐夫人就說起
林家二小姐道他才貌雖則中平恭容德性色色俱全大非阿姊輕
狂體態那年李鐵嘴曾相他有夫人之分看來寔像一位夫人之相
我曾許他到任後與相公商議替他為媒不知相公可有處成全他
否雲程道夫人既看中意許他為媒下官倒想着一人在此年又相
當嫁去寔是一位夫人了夫人道是誰雲程道近你弟尚未有親說
成豈不是一位夫人夫人道好便甚好只恐家寒兄弟粗蠢員外院
君心未必肯雲程道夫人說那里話岳父原是舊家大舅一身本事
已受皇封將來正君子量員外院君有甚不肯只不知小姐可有此

福否夫人且去與岳父母大舅商酌下官先稟明了父母就與員外
院君說便了夫人道多謝相公盛情妾身就對爹娘兄弟說知候相
公回音定奪云程隨即到父母處將此事稟知要代林小姐與大舅
做媒彥庵聽說大贊道二人正當男婚女嫁之時門戶又相當年紀
又相若寔是一對好姻緣我見正該速速為媒為是我也有一事正
要與你說知你妹子年紀也長成了還未說人我看來沒有个中意
的女婿只有鐵純鋼年紀相當原與我家世誼又是我的孀生且一
家性命全虧他母子保全笑來甚好只自己不便啟齒須得一个媒
人便好云程道果然甚好要媒人不若就煩岳父便了彥庵道我兒
之言有理你可先與員外說妥去回覆你岳父就好煩他去說了云
程領命就到員外處請出員外院君見禮畢院君道賢婿喚愚夫好

出來不知有何請說云程道有一頭親事小婿要代小姨作伐不知
岳父母尊意若何員外院君齊道賢婿作伐自然極妙的了有甚不
從但不知是那家云程道就是石家大舅他年紀與小姨同庚正當
嫁婚之時小婿方纔與夫人商議夫人說只恐大舅生得粗蠢岳父
母不願小婿特來請教員外院君大喜道夫人怎說這話只恐小女
醜陋不堪爲將軍之配倘蒙不棄是小女之福聽憑擇日成婚便了
云程就別了員外來到石道全處夫人已先說妥道全夫婦亦甚歡
喜云程又將父親之言託道全到鐵純鋼處爲媒道全隨即過去與
純鋼說知純鋼更覺歡喜一則向來看見元姑小姐美貌端莊心中
夙已愛慕只爲自己难于啟齒二則因云程已封侯爵他的品級相
懸誠恐孟浪不敢開口今見道全一說正合己懷使道小姐係侯府

千金金枝玉葉小將係標下將士怎敢仰攀道全道小婿曾說將軍
原是世誼况做親翁全仗將軍保全感恩不淺彼此相德何必過謙
道全隨即回覆了雲程又請出蔣庵說了就擇吉成親四个新人却
好都是同年就選了十一月初三日大吉云程急急備辦妹子粧奩
并代林小姐也一色脩完到初三日兩对新入齊齊打扮堂前金鼓
喧天席上笙歌迭奏衆官送禮慶賀諸將脩酒送房兩邊俱十分熱
鬧當夜合巹成歡夫妻恩愛不言可知自此以後有光就將員外夫
婦接到自己署中居住安閑快樂鐵嘴所言半子之靠却又應了且
說云程到任一年治民察吏井井有條考將練兵時時不倦軍民相
得百官娛正是一載化成中外悅服且按下不題且說學師金誠齊
那年丁憂到家守孝三年起服補了江寧府學教授未及一年特舉

了卓異陞任錢塘縣尹清廉正直撫字心勞萬民歡慶方及兩載就陞了湖州府同知駐紮烏鎮剛剛到任適遇海塘冲倒撫院就差他料理修治一則他官運亨通二則他才力原好不上一年工程告竣塘畔修起上臺因他有功就題了府又未幾轉了道鎮守臺灣等處要缺到任之時四方平靜民安物阜甚是安閑地方还有一个總兵鎮守那總兵姓李武藝高強手下參遊千把不計其數馬步軍兵幾萬有餘海中雖常有賊盜竊弄總兵不過差幾個兵卒殺出便望風進避去了從來不以為意所以守道衙門雖兼武備從無警擾所知也有限在誠齋原非貪利之人見衙門清淡倒喜安閑快樂自謂之所誰知一年之後海船造反報到總兵衙門總兵也不以為意所為个千總两个把總帶了兵將迎敵剛剛一陣被他殺死者一半總兵

者一半口逃得几个回來報知嚇得總兵大驚道向來海賊最是無用我軍從未失利今日如何全軍覆沒却是何故報于道大老爺不知向來海賊不過各恃武藝相一諒他在水中強橫一登陸地就完了如今不知那里來了一个賊頭陀好生利害頭帶一个金箍髮披數尺餘長兩耳四个金環大如茶盃面如鍋底手似烏鴉身穿一領火烈袈裟頸掛一串骷髏念珠手持两口喪門宝剑對人念咒稟氣不足的一咒便死稟氣強盛的被他一咒也就癡呆了所以我軍斬殺並未弱他都被這賊頭陀念咒咒死了一半一半被他捉去以致全軍覆沒小的若非見機早走也被咒死了望大老爺早作准備不可輕看了他總兵道胡說天下那有咒得死的人還是他們玩敵致敗你可再去打聽我這里一面知會道爺一面親自領兵征勦便了

報子領命自去總兵當即通知誠齋傳齊諸將即日祭旗起兵來到海邊只見海船一字擺開旌旗蔽日金鼓喧天船頭上个个金盔亮甲鎗刀密布大非向日光景總兵恃着武藝高強兵多將廣也不在心上遺將擺開陣勢殺上前去賊兵見官兵殺來也齊齊上岸對敵兩軍相殺三十餘合賊兵鎗法已亂急急收兵總兵恐果有頭陀念咒不敢追上前去也鳴金收軍得勝回城着人打聽見賊船猶然擺開並不逃去心中疑惑道向來這班海賊一敗就望風逃去了如今不逃必有所持倘果頭陀邪術咒人我軍爲之惶惑如何是好急到守道署中商議誠齋出接道聞得海賊橫行邪術咒人昨差兵將征勦都入其術中本道亦甚惶惑今幸老總戎親臨臨陣一戰得二足鼠小醜跳梁只欺得無名小將頭陀邪術亦只咒得軟一軍兵一遇

老總戎英雄武藝正直往兵邪術何能相犯本道亦蒙覆庇可喜可賀總兵道道俞休得過將小弟此來正是爲此要求道俞斟酌一個禦敵之法誠齋道以老總戎之英雄武藝諒這海賊一戰潛踪何須本道斟酌况本道雖備員分守寔係起家老博武事未諳向年同事此蘇老總戎所素知不諳有何斟酌總兵道道俞不知那些賊子莫說武藝平常即使十分之勇也能抵敵得過只是他向來踴躍一戰何逃今已大敗仍然耀武揚威必有所恃想來頭陀之言信不謬矣弟雖係武夫但知一往直入那邪術咒詛無由破法兵書云將在謀而不在勇昔年諸葛武侯原不過草芥中一個書生後來先主請出拜爲軍師鼎分天下全係武侯掌畧之中故上陣斬殺雖用武將當先帳中經畧寔賴書生妙計請道俞第一妙策弟依計而行豈不全

美誠齋細細一想，忽大笑道：「老總戎方纔說武侯妙算，觸着本道有
一个小計，不識有濟否？」總兵道：「道命妙計，必然不差，請道其詳。」誠齋道：「
吾聞武侯有木牛流馬之法，如今頭陀必要對面咒人，不若分付軍
中，連夜造起數百木人木馬，人用金盔亮甲，馬足都用車盤，馬腹中
可以藏人馬口，俱藏火炮。老總戎調兵出戰，待他殺敗逃去，須大震
金鼓喊叫，追趕就將木人木馬擗動，亂開假作人馬，追至海邊，使彼
一時莫辨頭陀必在船頭，弄術那時馬口火炮齊發，不怕頭陀賊船
不強爲蠶粉。此計不知可好？」請老總戎商酌定奪。總兵大喜，道人說
讀書人胸藏甲冑，信不謬也。弟雖有武，又只知上陣廝殺，那有這些
神机妙算。今聞道翁妙策，諒這賊頭陀指日可破矣。望道翁畫一圖
樣，連夜着木匠造就便了。」誠齋當即畫就木人木馬圖，送到總兵處。

總兵果叫木匠連夜造就，肚門異人之不見動，桃關走如飛馬，遠至
百步，便看不出，是真是假。馬口俱吐火炮，一妥當，正要出兵，算來
神出鬼沒，雖有好惡頭陀，怎逃馬口神砲？誰知不應木馬成功，占兵
時忽有一个馬兵，卸狗兒，酒醉不到總兵，大怒道：「行兵之際，豈容臨
點不到？發令箭一枝，速速綁赴轅門，斬首示衆。」內有一兵與狗兒有
親，急上報知，狗兒自知難免，趁令箭未到，先逃到海船，將木人木馬
之計一一報知，以爲進身之地。頭陀海賊聞知，盡吃一驚，道：「此計果
然利害，幸卸狗兒報知，不然我輩盡入局中矣。爲今之計，只有卽入
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速烹兵將百員，埋伏海口，候他木馬來時，
可將木馬盡行擗轉，使向彼軍跑去，火炮一發，豈不反皆也？」人算計
已定，就發兵對敵。總兵那里知道，原用前計，將木人木馬追去，誰知

將近海口被伏兵撥轉木馬，反向本陣，趕回火砲齊發，嚇得兵將急
一不避，已彈死大半。總兵急急收兵入城，知爲郅狗兒所賣，無可如
以。惟有閉城固守，與守道連夜做就文書報知督撫達部，又修成疏
章奏知皇上，請發救兵。皇上見疏大驚道：「臺灣係江浙門戶，臺灣若
失，江浙危矣。」速命大臣會議發兵救應。要緊當有兵部尚書啟奏道：
「臣昨觀來文云：海賊屢戰屢敗，甚是無用。卽一總兵李紹基足堪抵
敵，無用救兵接應。所慮者頭陀邪術利害，無人敢當。故請其相助。今
觀在朝諸將武藝高強者，雖多能滅邪破法者，鮮有。只矢之西侯金
圭與左右二將鐵純、鋼右有光，昔年蕭化龍造反，道人二法更比頭
陀利害，皆賴彼三人之力。一朝破法斬除，今若要破頭陀，除此三人
無人可去。不識聖意，若徇皇上遲疑半晌，道卿所舉雖是，但西女在

係要地，况乎定未久，若將兵馬撤回，誠恐餘賊乘機竄發，爲害不淺。
必要筭一兩全之策，爲妙。早有左丞相出班啟奏：「吾皇臣聞聖慮果
是不差，但尚書所舉亦不爲謬。依臣愚見，將軍鐵純、鋼右居西安，民
情地理素所熟悉，不若使他權護鎮西侯印信，鎮守西安，將軍石有
光武藝甚好，可命征海之任，鎮西侯金玉正直無私，邪魅不能相犯，
可爲監軍之職，前往破法。豈不一舉而三得乎？」帝傳旨鎮西侯金玉
加封靖海公，帶領兵馬速往臺灣，監軍破法。其鎮西侯印信着將軍
鐵純、鋼右理鎮守西安，將軍石有光封征西大將軍，帶領兵馬前往
臺灣征伐海寇有功之日，另行陞賞。旨意一出，兵部卽刻看人飛馬
賣到西安。金玉聞知，同鐵石二將接過聖旨，見旨意緊急，又知臺灣
守道就是誠齋，危在且久，遂卽將印信兵符令箭交與鐵純、鋼右理自

同有光拜別父母急要點將起身彥庵知道立刻寫書一封寄候誠齋夫人道妾身向年曾許天竺香願至今未還今相公既往浙江妾可好同到杭州還了香願何如金玉道救兵如救火一則首意緊急二則伯父有難刻不容緩豈能帶得家眷夫人既要還愿可稟知公婆前去便了我若微徕成功或者在彼相會也不可知說完遂同有光領兵去了正是欲報君恩又兼私誼未知此去若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破妖術故舊相逢

宴太平恩情聚義

話說金玉與有光拜別父母夫人連夜進兵馬不停蹄人不著枕臥到浙江界內有光在前金玉壓後只見高岡上一個道者迎將下來

有光道將軍一向好麼可還認得貧道否有光仔細一看雖覺有些面善一時再想不起道者道貧道十五年前曾在尊府談相原說過尊相到十年之後必然前程远大那時富貴了不要不認得我如今將軍果應吾言却又果然不認貧道了有光一想道既如此說來師父是鐵嘴先生了凡時出了家如此打扮叫我如何認得鐵嘴道貧道的師父原是道家之祖今在天竺修真煉性貧道隨着孝些內養工夫所以也出了家今日將軍兵馬匆匆無暇細談遲日在天竺相候一會罷有光道師父且請稍緩我如今領兵討賊不知勝負若何請爲我看一看氣色何如鐵嘴道不消看得此去馬到成功還有故人相會我當初許你二三品前程今觀尊相滿面陰騭紋只怕功名還不止一品哩只是一說此去頭陀兜法利害須當預作準備

有光道便聞得頭陀法術利害，不知如何準備好，鐵嘴道靖海公現，有我師父贈他的萬法教主玉印在身，邪術原不能相犯。至于將軍與兵將等，可書太上老君四字，藏于盛內，邪術亦不能相犯矣。只須將兵馬分調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包管他一人不反。只旁邊另有海船三隻，內中俱係所擒官將，不可有傷，牢牢記着。後邊監軍來了，速速前去，貧道在天竺奉候便了。將手一拱，飄然而去。有光還要再問，已不知去向。適監軍到來，有光就將遇見鐵嘴之言一一稟知。金玉深悔來遲，未得一見，然所聞破邪術之法，心中大喜。幸印衣原帶在此，將近臺灣，立刻親書太上老君四字，數千餘張，散與眾兵將各藏。盛內，然後依計調撥兵馬，殺上不題。且說李總兵金守道自從拜了告急，請兵疏章，隔城固守匝月以來，城中糧草將盡，民間柴米俱無。

兵見城中不敢出戰，愈覺缺桶一般。因住日夜攻打，勢甚危迫。總

之時，出城一戰，倘徼倖一點報國之心，算計已出，恐又有計倒吃一驚。去誰知總兵預知他殺路埋伏，阻其去路，首尾兵大勝回城，誠齋開城去，誰知探子來報海船復殺到，思量若再堅守開城，領兵殺出兩軍對敵，數十餘合，賊兵望後又退。總兵原臨前已

有兵將埋伏放心追趕
 在半路相候見伏兵一
 的殺活捉的活捉連總
 不得兵器已失亦被捉
 大驚急急分付閉城賊
 誠齋一想糧草已盡兵
 能報答朝廷下不能覆
 攻破城池百姓遭其甚
 殺賊保護爾等若待
 存性命不如一死以報
 靈說完拔劍欲刎嚇得

不想兩面夾攻那知頭陀知半路有伏兵先
 先行術咒倒追兵一到仍用此術被他殺
 都掙不住一時頭昏眼暗兩手軟弱動彈
 只存只今小兵逃脫報到城中誠齋聽說
 已到仍然鐵桶一般團團圍住攻打更甚
 盡失城池指日必破性命豈能保全上不
 百姓不如速速自盡聽憑他們歸降免得
 便對眾人道本道受朝廷厚祿不能為國
 破城池爾等必共遭屠戮本道有何顏面苟
 朝廷爾等可將吾頭投獻海賊庶免百萬生
 命人齊齊將劍奪住道天老爺固受朝廷的

厚祿難道我們就不

朝廷的于甚麼情願與天老爺生則同生死

則同死決無異心的
 可知正說間只聽得
 見賊兵紛紛退去不知
 急着人打聽來報方
 行術那知都有正法
 不靈望後逃走賊兵
 還敢對敵且戰且走
 上還有許多官兵殺
 頭上都是官兵各持
 念咒不住被有光趕

入自有天相或者救兵一到殺退賊兵亦未
 外砲声振天眾人又齊吃一驚向城外一望
 何故又遠遠望見一派火光冲天更是疑惑
 救兵已到賊將聞知退去抵敵頭陀亦隨往
 禳頭陀咒得秘密官兵殺得更興頭陀見咒
 仗頭陀之術見他咒已不靈望風先遁如何
 逃下船去誰知將到海邊海船盡被火燒岸
 放火見旁边三隻船無恙急逃到船邊見船
 械指點殺人頭陀也嚇慌東奔西躲口中還
 一把拿住將鉄索鎖了琵琶骨狗血當頭

淋將他上了囚車解城去監禁其餘賊將圍在中間亂刀砍去不
魯走了一個然後將官將是誰船上指點人者又是誰原來都是鐵嘴傳授的妙法有
光領兵對敵監軍領兵放出所擒兵將各與黑棍共殺逃名所以賊兵一個不曾走脫事乎
之後監軍着將被捉放出官將一一查點報名點到總兵李紹基金
王將他一看見他漢仗魁梧英雄氣概便道李總兵我向聞你英雄
蓋世武藝高強如何也被所捉總兵道海賊造反已非一次小將從
未一陣輸他前日只因糧草將完救兵未到只得與他決一死戰使
伏兵首尾夾攻賊兵不曾走脫一個昨日又用此法誰知頭陀半路
行術先把伏兵兜倒後來追去亦被用術擒拿是有功難施金玉

這我也知你爲國爲民捨身死戰雖被捉獲皆係妖術利害非大機
可比本爵面聖必當保舉總兵拜謝正要過去只見有光將他一看
問道將軍好生面善想在那里會過總兵也將有光一看却記不起
有光又道你且將從前做言履歷說與我知道總兵道小將武舉出
身初在鎮江千總後任蘇州守備有光道且住你在蘇州做守備到
今有幾年了總兵道有十餘年了有光道一些不差我記起來了就
對金玉道此人是小將的恩師一向要訪他誰知在此就將昔年在
教場教武代父申冤一一稟知金玉道如此說果是你的恩人了恩
怨不可不明你且與他說明相見有光隨即下堂扯住總兵道我的
恩師李老爺弟子那一日不想念再不料此地相逢難道不認得了
快請台坐容弟子拜謝總兵道元帥莫非認錯了快請自重不要折

殺了，小將有光道，怎得有錯？十五年前弟子在教場，頑耍蒙恩師教。我騎射武藝，後因家父有難，又蒙四府申冤，此恩此德，沒世難忘。說完，跪下就拜，嚇得總兵也急急跪下。道：「原來就是石元帥，長得如此威武，小將竟一時不認得了。」元帥自幼天生將才，小將不過偶爾指點，怎敢當元帥如此懸念？在小將被賊所擒，自分必死，今蒙元帥殺賊相救，活命之恩，殺身難報，有光道，這是為國殺賊，並非有意相救。至于弟子之武藝，若非恩師教誨，焉能殺賊成功？二人彼此稱謝。金玉叫請上堂道：「二位彼此感恩，將來仕途正好共相輔的。」為朝廷出力，本爵也有一个恩人在此分守道員，不知今在何處？總兵道：「莫非是金道爺麼？」金玉道：「然也。」總兵道：「現在城中，那道爺終日與小將共于教場，他雖是个文官，足智多謀，竟有諸葛之才，可惜為奸人所賣。」

未得成功，遂將木馬之計，一直真知盡皆替賞，未幾兵將點完，罷道進城。且說誠齋打聽的實，知靖海公將入城，即率眾官百姓香花酒果，半途跪接金玉馬上，遠遠望見眾官跪接，第一个正是誠齋，急急下馬上前，一把扶起道：「恩伯一向好麼？如何行這一個禮？」誠齋抬頭一看，還有些認得，忙立起道：「莫非就是雲程資姪麼？」金玉道：「小姪正是誠齋。」道：「聞老姪封鎮西侯，鎮守西安，何由到此？」金玉就將聖上特命，救應臺灣，加封靖海公，一一說完。誠齋聞言大喜，又忽感歡道：「記得那年與資姪分別時，節只望你病愈成名，身登翰院，就不負尊公訓子之心了。誰知一飛冲天，各登甲首，又兩地建功，位列公侯，將來復命，必然還有恩典，功名至此，可為顯榮極矣。只可怕令尊令堂不能目睹其盛，只好愛你的榮，贈了金玉道：「原來恩伯還不知家父母俱

現在便將西安父子重逢一家完聚許多原故一一說知并云家父現有書札奉候誠齋聽說更加大喜道原來還有如此大喜真做夢也不想有此不識我時可得一會否金玉道家父久欲到家祭祖會唐諒亦不遠說完各各上馬進城同到公堂太平身兩席已經擺設金玉分付再添兩席推誠齋上坐誠齋道這是太平公宴朝廷序爵不必過謙老夫旁坐奉陪金玉道如此老伯台坐了次及有光有光又推總兵總兵也不肯與誠齋左右旁坐了酒過三盃誠齋道昨日老總戎失利之後賊兵仍復圍城城中兵將已無糧草又缺想來孤城難保思欲自盡以報朝廷以救百姓被衆勸住適遇貧姪救兵到來一戰成功真出意外金玉道此係恩伯忠心貫日天相吉人小姪來遲使恩伯受驚多多有罪彼此談論了一言誠齋又問今在人員

外一向好麼金玉道恩伯還不知其中還有許多笑話理少停慢慢稟拜說話之間早已食供三套樂奏八音華筵已畢金玉要與誠齋說明林家之事待席散之後兩人攜手進內坐定將愛珠賴婚無瑕代嫁直說到驅愛珠收智員外代伊次女爲媒嫁與有光有光卽代嫁夫人之弟細細說明誠齋道原來有這許更變那愛珠見你貧窮又有病只道終無好日誰知今日這般顯榮反讓別人受用真是君子乘得爲君子小人枉自爲小人此時愛珠不知流落何處更作何狀說罷天色已晚各歸安寢明早安撫軍民慰勞父老發令箭急提糧草得勝表先奏朝廷然後拜別誠齋有光也拜辭總兵齊敲金鏡共唱凱歌班師進京一路來到杭州只見有三隻小座船停泊于西岸邊候着金玉住船就有人過船來却是俞德原來夫人送丈夫起

身後就真知公婆要住天然進香太夫人道我們遇盜幾死今得一門完聚皆賴大士陰室保佑也要去進一炷香少酬心願隨叫船同了石道全夫妇林員外夫妇并石有光的夫人一同起身先到家中各家上墳祭祖耽擱了月餘就叫小座船三隻太老爺太夫人一隻石道全夫婦與夫人一隻林員外夫婦與女兒石夫人一隻一路遊山玩景來到杭州早已見報說臺灣海寇已平金玉寺班師在即遂分付住船候兒子到來一同到天然進香故金玉船一到即着俞德過船通知金玉隨即過去拜見父母珍庵說起寺他同往天然進香雲程道父親母親同媳婦去總是一般的了孩兒不同去罷珍庵道既同在此也無甚耽擱一家同去方見誠心正說間有光也進不求

同珍庵要兒子同去便上前稟道公爺行該同去前日投法破普

先生之方他說在天然候我們班師一會并說贈衣的仙師也在那邊如何不親去謝他一謝俞德聽說也稟道老奴倒忘了那在沙灘上仙師贈衣時節曾道十五年後到天然來見我我着徒弟欽嘴道人指點行藏便了如今齊頭十五年了仙師決不誑言公爺斷該同去还好問一問將來的前程結果也未嘗不可金玉道果有此言我也幾乎錯過分付快脩轎馬明目絕早一同上天然便了當時又同有光到夫人船上見了岳父母會了夫人又到林員外船上相會了次日清晨攏了半朝鑾駕四乘八人大轎六乘四人大轎又十數乘小轎百十騎馬前呼後擁到天然進香正是功成名就朝天竺富貴榮華一滿門要知到天然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小結局淫邪現世

大團圓富貴登仙

詞曰

戲到團圓万事了，離合悲歡一一從頭繳報應。只爭遲與早，何曾善惡無分曉。試看那奸淫弄巧，自取滅亡安得收成好。忠孝不求溫與飽，天恩隆重顯旌表。

右調蜂戀花

話說金公命同了夫人父母，并石林兩家眷屬，前呼後擁，同上天竺。且按下不表，今先將一个人的行止一一叙明。然後再接續進香。你道是誰，就是那愛珠小姐，被云程逐出境外，却好逐至杭州，幸虧夫人贈衣贈銀，不至凍餓。然終無着落，東奔西闖，街坊上人見他標緻，調戲他的甚多，收留他的却没有。一日到一街內，只見一个老媽立在門首，見愛珠標緻，獨自一人，便問道：「女娘何往？」愛珠道：「奴家乃是

落難女子，無家可起，偶請留几延。

無定所，老媽道：「難道沒有翁姑家？」

母丈夫麼？愛珠是在死了老媽道：

家不像這，這人因何到此？」愛珠道：

我是蘇州人，因一身一人特來不

一新戚，指望依靠他，誰知遍尋不

見，不知搬往何處去。承老媽道：既

有親戚在此，慢慢尋訪，不遲。且請

到我家來吃著便飯，與你商量。愛

珠口說怎好，相援身已隨了進去。

老媽取出飯來，却是六盤菜，都是

海味魚肉之類，吃完了。老媽道：女

娘既無去處，可肯承繼我做個女

兒，住在我家麼？」愛珠道：「若蒙收留，

奴家就得生了，莫說做女兒，就做

了髮服侍你老人家，也是好的。有

甚不肯？」老媽道：「你既肯做我女

兒，自然男眼相看，只有句話要與

你說明。我本是个門戶人家，

女家家的，你可情願麼？」愛珠停

了一會，道：「事已至此，也說不來

不，各人說：「妓女是最不賤的老

媽道你但知妓女下賤還不一等
與知道有一等粗蠢了頭頭
個下賤若才貌俱全的名聞四海
是錦繡綾羅帶的是真珠瑪瑙睡
公子伴宿的無非俊雅郎君金銀
異錦帳中我奉他三分他還要奉
當我真言倘相與了皇親國戚卽
識了風流天子就是皇后娘娘尚
封你做一品夫人也不屑去做哩
媽扯住道且住可洗了浴換了衣
若你無災無難千人見千人喜
女尊貴哩你且坐了，我細細說
牙黃口臭無人要他這般便是
價值連城的的是珍羞美味穿的
的牙床來往的盡是王孫
財寶日積月多細緞簪釵日新月
我十分枕頭邊我說的假話他必
便大臣官員還要個個低頭若這
思讓我三分只怕到頭時節就
愛珠聽了眉歡眼笑就要下拜老
囊先拜了我的家堂神聖要他保
覓萬人愛哩就叫了頭快取香

湯與你姐姐洗澡再將我上等衣
拜神聖爺爺了頭答應同愛珠到
包了脚取出衣服首飾穿戴了到
媽一看大喜道我的兒換了幾件
要說男人見了要愛殺就是老娘
麼愛珠道詩詞歌賦棋琴書四色
二老媽道如此說竟是寶貝了次
京都送分金來慶賀老媽設席請
風流名士盡來耍梳籠他老媽高
講到百金方允還斷過只住十夜
嫖者一日定有十數起老媽只揀

服首飾與你姐姐滿身都換了來
後邊洗了浴梳了頭將白綾脚帶
家堂前先拜了去後拜見老媽老
衣服竟是嫦娥下降仙子臨凡不
見了也動火哩你可還會些技藝
色俱精就是吹彈歌舞也畧知一
日就有同行中并杭州城中的錢
酒一傳出去就有許多豪華公子
抬身價要素厚禮從十兩說起直
自此揀要八兩一夜誰知聞名來
多的允了其餘回得口乾那些人

見涯不上都願增價弄到十二兩一夜見這熱鬧竟分起晝夜來一日入兩一夜十二兩一日一夜竟至二十兩足足鬧了三年老媽起了數萬金誰知愛珠貪淫不顧性命老媽貪財也不顧他嫖客出了許多銀子也不肯草草完事定用了春藥晝夜不息愛珠起初快活後來竟弄到害怕然已落在其中那由他作主到得三年身子也壞了春藥也用多了毒氣攻心忽發老媽急急請醫調治不但不好且之症老媽還恐他過了別的妓女嫖客知道久已沒得上門老媽情急反轉面皮不說虧他起了多少銀子反說白養了他三年將他衣服首飾盡行拿去仍是舊時打扮趕逐出去起初還有夫人贈的衣服不至凍餒如今身子有病滿身惡瘡腰無半爿衣無替換無可奈何

何只得求乞度日幸有一班少年花子不怕臉賸聞他向日之名願與親近且見他這般形狀騙得動燒香的善男信女可以借他做不討飯的招牌便日中背他到熱鬧處討飯夜間扶他到孤廟內同眠那一日衆花子又將他扛到天竺山門口放下求乞只見地方摠甲急急趕來道公爺回家眷到此進香即刻就到閑人走開快些打掃潔淨不是兒戲的和尚聞知急將蘆席粘毯從山門直鋪到大殿將衆花子俱趕開了只因愛珠是个女人又兼有病扶他山門側邊金剛脚下睡倒又分付不許做聲驚動公爺不是兒戲的言之未已鋪兵開道蓋駕已到合寺和尚盡跪山門外迎接只見四乘八轎到得山門出轎步行進殿先是太老爺大夫人後是公爺與夫人愛珠偷眼一看見前面的分明是金云程父母後面隨着的確是云程與夫

人身上都是蟒袍玉帶頭上冲天冠夫人是金鳳冠好不齊整一時
忍不住又幾步爬上去將夫人一把扯住正要說明哀求被軍牢幾
鞭嚇得和尚急急扯開還虧夫人分付爲燒香到此不許打人愛珠
方纔得免又見四轎六乘走出認得是石道全夫妻父子後又三人
却是父母與妹子也是蟒袍鳳冠欲再上前已被打怕只叫一聲父
親母親妹子救我一救和尚又急急亂喝員外等也不解其意竟進
去了後又小轎十數乘客齊下轎身上都是綾羅綉緞大家笑嘻嘻
一同走進愛珠一看只有幾個不認得其餘都是金林兩家一向最
惱的黃髮大脚粗蠶丫頭不覺長歎一声道罷了罷了才貌原來一
些沒用的我父母把我許個絕好的丈夫偶然落難只合安分自守
我如何便逆料他再無好日強生生不肯嫁他把一個丫頭代替了

于妹子雖生得粗俗也是同胞妹妹怎就笑他無出息事事欺他還
有生身父母愛我最深如何拒絕于前招扳于後使他破家蕩產恨
我如仇就是這些丫頭雖去生得醜陋服侍總是一般如何一見如
仇說他只好服侍妹子如今果然都隨着他我的好了頭何在就是
石道全薦來相士我與無瑕改扮他又不知不過據相直言如何便
要打他还遷怒到無瑕身上他相無瑕是極品夫人如今隨了公爺
豈不已經極品麼他說妹子是二三品夫人我也不服如今這般打
扮豈不也應了他說我靠了無瑕弘福還有小小收成若一離心不
作青樓之女定爲乞丐之妻又說我氣短色浮難過三九如今句句
應了却好今年是三九之年一病至此大約三九之說又要應了還
有何顏再見他們不如尋個自盡等他們出來看見或者施一口棺

木排埋厝可免地尸露骨，便是我的好收成。不想罷遂向金剛座上，
地撞登時血流滿地，死于金剛脚下。且說公爺持進寺燒香，畢到山
後遊玩，只見鉄嘴道人迎上，只彥庵夫婦與云程從未會過，其餘都
是見過的。因改了道粧，都不認得。有光說起，方大家知道齊齊相見。
云程急問仙師何在，鉄嘴指着上邊一尊老者道：「此不是仙師麼？」云
程與俞德上前一看，果與沙灘上賜衣賜丹的一毫不差。云程道：「原
來仙師就是老君齊齊下拜拜畢，問鉄嘴道：彼時仙師曾說十五年
後天然相見，再着鉄嘴道人指引行藏。今日果見仙師，又適遇老師，
在此請問弟子將來收成結果，却是如何？」鉄嘴道：「公爺，此去前
程遠大，一路平安無煩惱。道饒舌既蒙下問，且將公爷持本源來，
是道一二幸各留心，以期返本歸原，無忘故我。」云程道：「正要書。」

如此一說，不差怪道我進來時，他爬上一把扯，人係添油仙去。走
他不會理他，方總仙師又說山門口有故人候，以了宿緣，復歸仙界。
了以了豆上前，細認都說果是大小姐夫入与，牢記云程道據老師
知姑翁与父母丈夫商於買具棺木，各取衣裳。餘年鉄嘴道仙家一
亲自着他，又強拉到野外擇地埋葬了。方問船精偷了灯灺，难道個
方官將鴛兒重處地方官役，知他起了大銀，立焚今已死在金剛脚
蹠在彼鴛兒，只得買上買下，將所起金良用完。丹童子两个了丹童
是天理當大，更有愛珠入殮時，土工看見衣服，谷同丹仙界乃鉄石
各開船後，夜間盜開棺木，尽剥光連棺木都品菜封，還有四十餘
此亦刻薄人，遇着刻薄之報。且云程同有光，曾翁今岳十五年上
賜坐賜茶，各賜御酒三盃，光禄寺擺宴，命東宮，歷六不脱吉希之年。

守逆李搆兵為國為民一片妙算苦心細細奏候他相送速起行
 金玉平定王妻石氏封平定后榮封三代子孫第因何也降九問鉄
 王府賜為宅策命一年巡視川陝等處一年巡今在仙師左邊執拂
 光靖海侯妻林氏封靖海夫人封鉄純剛是受徽公鉄嘴相樣回頭
 西夫人兩家三代俱贈侯爵子孫世襲金城各前在天竺只解眾人
 陞福建提督俞德賜五品祿聽金玉獨用一剛想起鉄嘴之言將
 經理事務海賊外邦盡皆畏懼深服一路急喚地方來問說是
 五家互相婚姻嫁娶無何光陰迅速修忽生了一身惡瘡被騰
 菴石道余林員外即夫姪六人俱已相繼去為何息大撞死在此
 盡孝道見兒孫都已婚配功名足皆顯達名大人道只怕有些像
 收拾一所靜室塑老並鉄嘴仙師聖像二对夫姪也不解其意夫道

過其詳鉄嘴道公谷是仙師座前守燈仙史夫性我且以是花子水
 偶起凡情一歲侵偷吃灯油罰降下界一晝夜我們相送一安魚

算來還有七十餘年那時貧道再來接引軍誦首夫人臨死只將
 說只有一晝夜多有二十七年如何還有七十首飾替他滿身換了
 晝夜入閻已百年云程道原來如此只是那鳳起身云程又分七地
 罷了鉄嘴道如何罷得現在人間受了多少苦刑拿來打了二十柳
 下押赴鄴都去了小停仙師還有兩個煉得釋放回家過也
 女也因起凡情罰降人間配了夫婦輔佐公節其動火候公
 二將軍是也云程又問父母鉄嘴道受朝廷抵不贊讚好將就掩埋
 年同諧到老有光尚父母并岳父母鉄嘴道我進京喪命罷願拿
 前已經說過寿元都有八旬上下只令其壽出階堂命壽程受將

金石錄

卷之

十九

公谷一將軍復命專使夫人等還有故人在外
罷貧道不敢相留了一看道者却是山門徒
嘴道我乃山師執事六已祭壇五說去
的就是衆人齊心一看果有一執事
鐵嘴已不知去向問方知鐵嘴已去
大驚重復往下拜拜原來山門見了
金剛脚下一看忽見一木女人一膝倒滿臉鮮血
一个名妓名喚愛珠才貌双全只因一人多
見趕出隨着申花子目在此討飯不知方纔
夫人聽說對石夫人道道是大小姐不成看
我進來時聽得好似有人一救我一救我

皇上昇平部以封
集即命蘇州起造
漸開等處封看
結侯妻金氏封鎮
福建巡撫李紹基
贈日軍各各到任
不無小事各生事
已四十餘年金
世金玉軍
將玉候之
兩修真之

忽見鐵嘴來迎那時王侯之位又都傳與長孫見媳安身

刻喚齊從容話別妻時飛昇盡見半空中五色祥雲長耀

而去香聞教里一月而散兒孫亦皆悲痛急喚一聖匠就在老君

前塑就六位神像至今廟貌猶存合地傳爲美談尚有能言其事

無不稱頌夫人一德一痛一罵一愛一珠一淫一賤一正是好的前流芳百世壞的遺臭

萬年今之賴婚改嫁欺貧重富者看此能不觸目一警一心一汗一流一淚一嗚呼

何人肯就惡姻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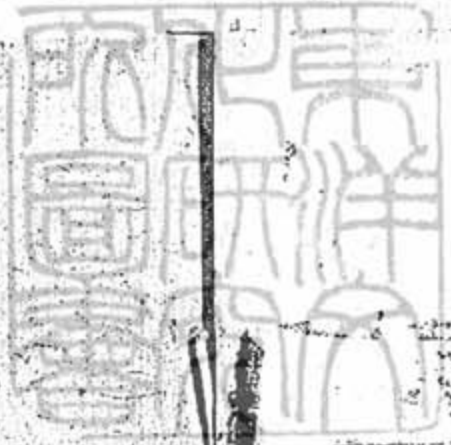
才子每還媼母配

若肯一登一門一婿一

試看一及一日一婿一

人在一何一處一矣一

繫定紅絲莫怨天
巧妻常伴拙夫眠
說到前通條愛迂
休聽天上附腥壇
百歲終歸夢一場



天

張眼紅腫多淚

天

張眼紅腫多淚

張眼紅腫多淚

